

批评莫言

傅小平

他说,他刚回家,我认真读了他的书,我批评得在理。两年后,莫言以《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又过了一年,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蛙》可谓是他获奖的“临门一脚”。这似乎反证了我当时的质疑的确有些不公道。但到现在,我也坚持认为,倘若做一个客观的评价,《蛙》很难说是莫言整体创作中最出色的一部。

自步入文坛始,莫言就给人一种丰富多变的气象,但他最初的创作并没有摆脱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至今,当谈到《红高粱家族》,我们还会习惯性地从其中寻找马尔克斯的影子。也因此,围绕莫言到底有没有读完《百年孤独》,还是的确如他自己所说,仅仅只是看了这部伟大小说的开头,几乎成了众说纷纭的一段文坛轶事。当读者和评论家纠结于此类问题时,莫言却已经一路高歌向前。经由《丰乳肥臀》《檀香刑》的闪转腾挪,到了《生死疲劳》,他开始大踏步后撤,他娴熟自如地运用章回体,似乎要重新唤回中国古典小说的活力。而到了《蛙》,他则令人意想不到地重拾在当今文坛上已少有人问津的书信体。莫言的“变”蕴含了他巨大的写作抱负。事实上,无论莫言如何求变,从《生死疲劳》到《蛙》,他都执着于一个不变的梦想,即对重大命题做出一种小说式的“解读”。

成为“大师”后的莫言,总是面对着这么多摄影机,少了自由,讲话都没有原来那么有趣了。作家苏童不禁感慨,诺奖之重,让莫言头顶桂冠,身披枷锁。“他所有的写作其实都是把那一只手从枷锁里探出来,要把这个枷锁打破,要把桂冠摘下。”诺奖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显然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好在获诺奖后,莫言经过几年的沉寂,于近年陆续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戏剧剧本和诗歌。虽然莫言对评论界一直强调:“想说什么说什么,别光说好话。”但当年那种正面交锋的场面是难以再有了。这或许并不妨碍莫言对自己的写作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一个作家如果在某个方面跌倒了,爬起来唯一办法就是用笔写作。他还在那本《盛典:诺奖之行》里忆及当年与张艺谋、姜文、巩俐在《红高粱》剧组的往事时感叹:“现在我们都有名了,但可惜我们老了。如果让我抛弃所得的所有的奖项和荣誉回到当时的青春岁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2023年9月学生芳邀我去庐山走走。我每到一处,总习惯去所在地的植物园转转。那天在庐山植物园,偶然发现了园中两块木牌标识。一块标示为陈寅恪夫妇墓冢,另一块标示为三老之墓,立刻引起了我的关注。

在植物园的玻璃暖房左侧,有一条通往山中的石板路,沿路而上,即见陈寅恪先生夫人之墓建在山腰处的一块环抱之地,由绿树环绕着,前有矮松,后有高树。一块椭圆形大横石引人注目,上面绿字书写着的正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走进细看,墓地设计别致,两三块厚度不一的石片像书页或书脊一样将立碑和横石夹在中间,立碑上写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横石上陈先生的名言是由黄永玉先生书写的,落款为: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壬午春日。墓地实际建成于2003年,距陈先生“文革”期间逝世

遇陈寅恪夫妇墓

王圣思

(1969)已是34年之久了!至今已20年了。后有机会从庐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胡高工那里得知,这墓地是黄永玉先生鼎力支持而落成的。

不可思议的是,早在几年前在杭州九溪山行走,仿佛冥冥之中有人指点,也是偶然发现路边陈三立老先生(寅恪先生之父)之墓的标识,遂找寻到坐落在一片茶林间的陈家祖坟墓地。当时学生喜阳相伴而行,他喜欢并能作旧体诗词,且撰有论述陈寅恪先生诗的论文,不期然发现寅恪先生父亲的墓地,也真是有缘。据说寅恪先生生前正是希望能归葬于父亲的墓侧,只是杭州的陈家祖坟屡遭不测,终究未能如愿。

从江西张求会先生《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一文可知,陈寅恪夫妇之墓最终得以建于江西庐山这一过程是如何历时弥久而又曲折反复。寅恪先生祖籍是江西修水县,与庐山亦有渊源,其父陈三立老先生在庐山建有并居住在松门别墅,距“月照庐山”景点不远。陈寅恪先生的女儿们原先希望父母的骨灰能安葬在松门别墅附近,与祖父当年居住地相邻,但因国家风景名胜区不能出现新墓葬的规定而未能如愿。最后庐山植物园管理处十分重视,遂由陈寅恪唐筼夫妇骨灰安葬,墓地才得以最终落成。

令人欣慰的是,在离陈寅恪唐筼夫妇之墓不远处的三老墓中有植物学家、庐山植物园创建人之陈封怀先生,他是陈衡恪先生之子,乃寅恪先生之侄。且植物园修建了连接这两块墓地的山路,有陈家后辈亲人陪伴,想来寅恪先生和夫人也不孤单了。

谈沈利群

胡雪杨

父亲胡伟民去世那天,上海青话、上海人艺、上海戏剧学院好多人把医院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舅舅叔叔在医院门口蒙泪呼啸:“胡伟民、胡伟民,你走了我怎么办、怎么办!”这些人中间最是悲伤不已的,要数作曲家沈利群阿姨了。沈利群一直是我父亲的合作者,父亲胡伟民几乎所有戏的作曲都是她。沈利群的家就在安福路201号,青话大门正对面的弄堂里,所以经常穿着便鞋就到对马路的青话大院内,找我父亲胡伟民来聊艺术了。记得胡伟民曾带着一帮主创班子奔赴青海排演话剧《三百年前》,其中就有沈利群阿姨。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沈利群为话

剧《再见了,巴黎》所写的音乐,优美悠远,剧中的插曲是由朱逢博阿姨演唱的,后来这首歌成为了朱逢博个人演唱会的保留曲目。有一天,沈利群阿姨在安福路上的粮油店门口遇到我。彼时,她刚为电影《三笑》作曲,电影大卖,歌也红。她告诉我,《三笑》的票房如何如何好,兴奋之余竟对着我哼唱起当时街头巷尾家喻户晓的《三笑》插曲。



松岩高士 (扇面) 郑有慧

88岁的指挥大师小泽征尔不久前与世长辞。这是一位与中国有着特殊情缘的指挥家,乐迷们对他怀有别样的好感。

小泽征尔1935年生于中国沈阳。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他曾四次访华,其中一次到中央乐团访问交流,两次指挥中央乐团音乐会,一次率领他的亲兵波士顿交响乐团举行访华演出。他那潇洒热情、魅力四射的指挥艺术,为当时刚打开封闭之门的中国乐坛,吹来了一股新鲜热烈的风。在推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培养中国的音乐人才方面,小泽征尔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小泽征尔曾先后担任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美国旧金山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与梅塔、郑明勋并称为世界级的三大东方指挥家。他所取得的卓越的艺术成就,来自他对音乐真诚的全身心投入与奉献精神,来自他的勤奋认真。在多伦多交响乐团工作期间,日本作曲家武满彻曾去当地看望过他,并在其寓所住过一段日子。回国后,武满彻感慨地

回忆道:“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的屋里就亮起了灯。原来,他一直在大家起床之前阅读总谱。过去,我真不知道,他是如此用功。”小泽喜欢早读,从做学生起,这一习惯他几十年坚持不懈。他自己也证明:“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每天,当旭日升起的时候,我常常已经读了至少两个小时的乐谱或书。”因此,人们看到指挥台上的小泽征尔从来都是背谱指挥,连艾夫斯《第四交响曲》那样错综复杂、极富挑战性的现代派作品,他都一挥而就,不由得惊叹他出众的才艺。殊不知这潇洒自如的背后,他付出了多少努力与汗水。他的英语不错,为了指挥好意大利与德国歌剧,他每天抽出时间,认真学习意大利语和德语。后来,他又开始攻读俄语,为的是更好地理解与指挥俄罗斯歌剧。

2004年早春,小泽征尔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访沪,风靡申城。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他谢绝了所有

真实的小泽

刘蔚

后见到他,立即上前热情地拥抱了他,感谢他光临音乐会。有一次,小泽征尔和大提琴大师罗斯特洛波维一起,携乐团去日本的某地震灾区演出。音乐会完毕,先由罗大师说了一番慰问灾民的话,然后小泽征尔讲了一段话,由于是日语,乐队中的中国小提琴手谢双泽并未听懂。小泽又把这段日语翻译成英文:“我们也要永远记住,日本人曾经对中国人做过很坏的事,在中国,死去了更多无辜的人,我感到非常难过,对不起。”

说罢,他走下指挥台,流着泪与她握手,此时的谢双泽也已经热泪盈眶。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实坦率,也是小泽征尔为人从艺的一大特色。2009年年底,小泽征尔做了食道癌的切除手术,在疗养与康复期间,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对他进行了多次访谈,并汇编成书《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书中有小泽对音乐的真切灼见,比如在谈到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与马勒音乐的差别时,他一语道破天机,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有一个明确的形式框架。而马勒的意义就在于瓦解这种形式框架,而且是刻意瓦解”。书中也记述了体现小泽征尔实求是作风的事例。当村上春树谈到音乐对他写作的启示,将文章的节奏类比音乐的节奏时,小泽诚实地回答,他不知道文章的节奏,所以不太清楚村上形容的那种感觉。村上向他请教,为什么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多少人欣赏马勒的音乐?他想了会,然后实话实说:“这……我也猜不透。”

生命的恩典

廖书兰

台湾南投县鹿谷乡溪头的美在于宁静,那一株株的孟宗竹和杉树笔直而立,依山势而长,树与树之间,似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态,又似各各自立于幽篁里,有不理会人间烟火的冷傲孤清。我深深被眼前的山景湖光吸引,记忆回到40多年前,少年的我来到这里,也是一样的天与地。隔了40多年,我在地球上绕了几个圈,今天还能有此机缘回到少年时曾来过的地方,看着一模一样的竹子与杉树,踩着少年时曾踩过的石阶与泥土,所不同的是,当年对世界充满着好奇,而40多年后的今天,我已习惯春花秋月,世事磨蚀了我的尖角,圆润了我的心灵,不觉养起对万事万物的底气,天地间的恬静与宽容。这也是生命的恩典,可以携女儿返回宝岛一游,母女俩恬然自得相处40多天。

与女儿来溪头小住一星期,我们日日赏竹、观树、听溪、看星星,感动这生命中的连接。我以柔软的心房,轻抚青翠欲滴的竹叶与杉叶,如同母亲轻抚婴儿粉红的脸颊。我们点起一炷沉香,一边品茗一边看书,有时相互沉默不语,各自思考人生际遇与意义,有时漫无目的地聊上几句。我感觉两代人心灵在贴近。

台湾的山水滋养了万物生长,老百姓纯朴善良,热情好客,人人喜品茶,这是闽南人藏在骨子里的生活习性。今次与女儿返台度假,难得感受母女亲情,也体会到台湾传统文化就是中国闽南的传统文化。

春天的味道在哪里?春天的味道是从餐桌上慢慢溢出来的,带着青翠带着油亮带着或浓或淡的绿色气息。春天来了,人们感受春风春雨春的味道,最先总是从餐桌开始,在舌尖绽放。初春时节率先登场的,是来自深山老林里的竹笋,胖嘟嘟的身子沾满黄泥,甚是可爱,依次剥去笋衣,立刻展露出玉指般纤嫩的肌肤,几点露珠滑过,真正吹弹得破。入锅烹之炊之,虽非绿色,但无论是家常油焖笋,还是沪地“食标”腌笃鲜,吃一块笋肉喝一口汤,皆春意盎然。如果是拌双笋,与之相拌的莴笋,一青一白,恰如大乔小乔相配,难分轩輊,一箸入口,满嘴春色。

紧跟着竹笋登场的,就是来自树上的春天味道——香椿。虽然香椿叶嫩红里只沾着丝丝淡淡的绿色,但与金色蛋液相遇,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时,那股透着绿色雾气的特殊味道,令叫好者称绝,令厌恶者掩鼻,香椿炒蛋

的那股泼劲儿,带来的春的味道就是这么强烈,这么鲜明。此时,已经过了乍暖还寒、最难将息之时,惊蛰带来了菜场的变化,而菜场的绿色又感染了人们的餐桌。来自田野地头的春天味道,荠菜头、草头、豌豆头、马兰头、枸杞头、菊花脑等“七头一脑”再也按捺不住了,百花齐放似地争先恐后你挤我挨地在菜场摊台上亮相,而从未进过上海的“面条菜”等北地客菜,也拜电商所赐,今春首次入沪。一瞬间,菜场变成T台,北国佳丽南方名闺悉数登场,人们拎菜袋里,满盈着嫩绿、淡绿、翠绿、青绿、深绿、浓绿……真是满园春色关不住,千绿万绿从中来,而这绿色经过炒、拌、煎、炸、蒸、煮等百般技艺搓揉,与油盐酱醋同行,经历火与锅的锤炼,饱蘸甜酸苦辣咸香,最终都会变成春天的味道,登上人们的餐桌。

香椿和春韭

赵竺安

这个时候,人们难以释怀的,恐怕就是青青韭菜了。韭菜一年四季均有,但其最佳者,就是春韭,而春韭之中最难得的,就是头茬韭菜,一把春韭,几颗土蛋,数味调料,随手轻炒几下,就是一盘碧绿嫩黄的春韭炒鸡蛋了。而如果春韭炒蛰子、春韭炒蚬子,这些登不得大饭店星级宾馆桌面的民间小菜,却是那么地鲜,那么地嫩,简直就像千里酥骨散,沁人心脾,不可收拾。

记忆里,茅山作为旅游景点,刚刚开发出来时,我去过一次。那个早春三月确实冷,一路颠簸观景,错过了饭点。待在农家小院坐下来,已是下午夕阳西下之时,农家端出一罐河蚌炖豆腐汤,顺手撒了一把春韭,浓烈的胡椒辛辣,透着无可名状的鲜,漂浮在汤面上的春韭,丝丝缕缕绿色中又透着嫩香,一碗下肚,额头见汗,百脉顺畅,感

觉把自己扔到锅里煮了,都有那股鲜香味儿。以后,我寻访多次,不再相遇。可是,说来说去,春天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春天的味道是任何气味都无法掩盖的,它就是来自碧绿生青、葱油炒之的蚕豆香,它就是来自香干、坚果拌之的马兰头的蔬香,它就是高粱炒之的草头醉香,它还是与豆腐、肉丝为伍的荠菜的乡野鲜香,而所有的这些味道聚集起来,就形成了春天独有的味道,这是与大江南北、满山遍野的绿色同气连枝的味道,是无比美妙的清香。

而春天的清香只有岁月静好时,人们才能体会到;春天的清香只有世界和谐共处时,人们才能感受到,原来,春天的味道,来自人心来自灵魂来自际遇。

在我心中,香椿芽也是春的芽。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春天的味道

责编:郭影